



月光城 随笔

子薇

亚光

秋天，连阳光都不一样了，清澈明媚的黄，广博辽阔的黄，内敛温婉的黄，慈眉善目的黄。其间，蕴含着一种类似于母性的圣洁和庄严。她低下头颅，却降低不了她的高度；她内敛，却削弱不了她的广度；她谦逊，却改变不了她的厚度。饶是如此，其自信，依然约略可见，这源自于她的底气——所有的色彩，都日渐饱和；所有的果实，都日趋成熟；所有的收获，在持续不断地到来。

最先律动的是金桂，慢慢地泛出黄色，微小，细碎，一粒一粒的，原本是容易被我们忽略的，是新出笼的小鸡一样的鹅黄，是才敢试水的小鸭一样的鹅黄，怯怯的，嫩生生的，有几分娇羞有几分弱。但是，它们的体内却蕴藏着一股巨大的能量：香，馨香袭人，香飘万里，仿佛外在平常、内在却有着一经出手便能征服一切的一类人。

何为亚光——没有盲目自信，没有锋芒毕露，没有不可一世，没有咄咄逼人。

早些年，对于栾树，从来都是无视的。曾经在老城区，鲜见它们的身影，后来搬到城东，在我居住的小区里，在我每天出门必经的地段，最显眼

的，就数它了。夏日里，栾树细小的黄色花朵日复一日地绽放，单朵弱小，但是，它们懂得合力的强大，于是山呼海啸地集体出场，便有了帝王宫殿的气势，那般华丽，无以复加。但相对来说，我还是喜欢秋天的栾树，去马鞍山，那边太多的行道树都是栾树。这时候的栾树，成熟了，端庄了，更耐人寻味。那些在夏日里簇拥在枝头的花朵，无影无踪了，代之以层层叠叠的仿佛一只只灯笼一样的果实，有淡黄色，有橙红色，有老黄色，无论是淡黄色、橙红色还是老黄色，都不张扬，是低调的，是收敛的，是谦逊的——是亚光。

中午，从七楼的办公室望下去，那一湾河水，在秋阳的照耀下，在清风的吹拂下，皆成碎金。河边，有一丛一丛的竹。喜欢竹，无论是山上，还是水边，无论是城市，还是荒郊。见得多的，总是柳树与水相依；竹与水相依，又别有一番韵味——如清风伴明月；或者说，是王维的诗，“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。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。”

那些尘世间的小景呀，处处是亚光，却一样地让人痴痴流连不知归路。

早晨起床，去阳台上拿毛

巾，桂花的香芬飘过来，缕缕不绝。禁不住把头探出去，视线却冷不丁地被天边的瑰丽景象吸引住了——在东方，一条彩色的河流，仿佛我早年去南屏看到的红草滩，又仿佛是我近年在燕子沟看到的红石滩，虽然绚丽，却并不灼人眼球。那是亚光。好长一段时间，我就那么凝神细看，直至红日从山的那一边冉冉升起。

亚光，做不了斯佳丽，可以努力地去当玫瑰。斯佳丽和玫瑰，一个泼辣，一个恬静；一个风风火火，一个从从容容；一个是火红的玫瑰，一个是淡定的幽兰。战争发动时，玫瑰送新婚丈夫阿希礼去前线，她做了后方志愿者；在斯佳丽开枪打死入侵塔拉庄园的北方佬时，玫瑰一样勇敢地举起军刀；在斯佳丽被人猜疑与其丈夫阿希礼有染时，玫瑰坚定信任并全力维护；对妓女贝儿，对犯人，对瑞特，对所有人，玫瑰都表现出一视同仁的尊重和悲悯，她身上有种圣洁的光芒，便是阅人无数的瑞特，也尊重她钦佩她。相对于斯佳丽，玫瑰是亚光，但是，她的耐心，她的包容，她的浑厚，她的宽阔，足以打动并影响

与她相处的每一个人以及《飘》之读者的我们。

我是亚光，或者说，一直以来，我愿意做亚光。见人时，微微低头，略略颌首；宴席上，我是听众，静默的听众，他人说至精彩处，我会情不自禁地投去赞赏的目光；会场上，我是大家看不见的那一个，饶是如此，不影响我聚精会神地倾听以及思考，会心处精彩处，我会报之以掌声，兴许力度不够大，但是，于暗处我是使力的。亚光的状态，是一种鲜有人喝彩但却可以自足的状态；我仰望那些有能力飞天的人，我愿意站在低处迎接他们的归来，倾听来自远方的美丽传说，我愿意为所有出色出彩的他们鼓与呼。

说到亚光，类似于“钝感力”，那是渡边淳一的创造——迟钝的力量：从容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和伤痛，坚定地朝着设定的目标前进。母亲生前常说：“不怕慢，就怕站。”慢，是钝感力的一个重要元素——慢慢地成长，慢慢地发力，慢慢地变得越来越好。

亚光，其光芒，在无声处，在落寞处，在幽微处，在深邃处。

国庆假期，返乡看爹娘。一大早自南京出发，千里驱车，路堵人多，下高速公路的时候已经是暮色苍茫了。待过湛江小石桥，看到前面有一老人弓着腰正在开着三轮车，缓缓而行。弟弟说，这不是录大吗？赶快停车，上前招呼。果然是录大，他到洛冈卖豆腐，这是刚刚把豆腐卖完，披着月色要回村子里。

陪着录大往前走，到了村头，影影绰绰见有人在村头坐着轮椅，翘首以待。录大说，是你婶，她每天都会在这里等着我。我走上前，喊了一声婶，不知说什么好。婶说，这么巧，你们才从南京回来？赶快回家吧。陪着录大、婶走着。录大说，前一段有点头晕，就没有磨豆腐，现在每天只磨一个，不愁卖，还能弹弹，有些零花钱，够我和你婶用了。

录大当年没有条件读书上学，不识字，早早就成了生产队的社员，后来做了饲养员，养牛。他对自己负责的牛，极为上心，认真负责，把喂牛的饲料精挑细选，反复甄选，牛槽、牛活动的地方，他都收拾得干干净净，一丝不苟。生产

队解散后，他炕鸡娃，也是精心付出，起早贪黑。他的邻居王鹏心灵手巧，会打戒指，游乡串村，生意不错。录大就跟着王鹏学打戒指，很快就能独立操作，游走四方，去到过南阳、信阳、驻马店，也去过漯河、周口、商丘，餐风宿露，吃尽辛苦。如今，年岁大了，更为重要的是，婶子身体出了毛病，不能行走，只能坐轮椅了。录大就开始在家里磨豆腐，也能照顾婶子。

豆腐坊，就在自家庭院。如今磨豆腐，不像过去用石磨，而是用电，虽然还是要泡豆、磨浆、烧灶、起锅、澄澄。这些工序，大都是录大一个人完成，婶子在边上只能起一些辅助作用。一天忙碌下来，大抵在中午时分，白澄澄、热腾腾的豆腐就磨成了。

录大把盘整的豆腐挪置到电动三轮车上。开出家门，开始“叫卖”，说是叫卖，实际上不用喊叫，在村子里走过，都是方圆乡邻，多都知根知底，这家三两，那家半斤，有时候，不到裴昌庙街中心就卖完了。大家都说，这王老头的豆腐，好吃，实



月光城 散文

王振羽

录大的豆腐坊

在，斤两也公道。录大说，卖豆腐，也要分时候。以前，要一大早去赶集，就要半夜三更起来，可以多卖些。现在精力大不如从前了，只能磨一个豆腐，赶上大家做晚饭前就行了。

卖豆腐，既然不能赶早，就只能就晚。现在秋忙，大家都在地里忙活着收花生、打黄豆、剥玉米，一年的收成都摊在路上，路不好走，人也收工晚。卖豆腐，出门不能太早，也不能太晚。但，现在的消费能力不如夏季，要转三个村落才能把豆腐卖完，洛冈街、晾湿店、姜渡口、殷湾、王湾、沟刘、唐马、麦刘、蒋湾、胡冈、祝峰，这些村子，录大都去，区别开来，隔天巡回，活动活动，转悠一下。录大笑呵呵地说，可美。

录大说得轻松、乐观，可是，遇到刮风下雨天呢？叫卖途中，多是四里八乡的，不过也会遇到耍赖的人呢。毕竟岁数不饶人啊，录大也已经年逾七

旬了。某次，他开着三轮，去市区送豆腐，就被一货车刮蹭了一下，虽然有惊无险，还是让人心惊肉跳，想起来就后怕。今年的麦子、花生大丰收，但豆子收成一般。豆子若涨价，磨豆腐咋办呢？

有一部电影，李睿珺导演的《隐入尘烟》，叙述的大致是西北定西的故事，看着一些近乎写实的镜头，还有影片中两位主人翁的对话，想起我的录大，还有与他相依相伴风风雨雨的婶子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。

录大没有低保，不靠照顾。录大有两个孩子，一男一女，都长大成人，安家立业。儿子跑长途货车，女儿在镇上开一小店，也都各自忙碌奔波，为了生活。

静卧在莽莽中原的在汝水与湛江交汇处的一小小村落的村头，蹬三轮车的老汉与坐轮椅的一对夫妇，每每在傍晚时分在此会合、回家，彼此相视，不多言语，然后又开始第二天这样的奔走、忙碌。

录大的豆腐坊啊。